

一百多年來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變*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莊初昇

韶關學院中文系

新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地域最大的一個組成部分，包括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北九龍半島及香港周圍海面上的大小島嶼235個(以大嶼山為最大，統稱離島)，面積984.74平方公里，約佔香港總面積的92%。在1898年英國殖民者「租借」以前，新界屬於廣州府新安縣轄地，歷史上與深圳河以北的深圳、寶安、東莞一帶一直有著非常緊密的地緣聯繫。

英國殖民者把1898年以前就居住在新界的鄉村居民及其後代稱為「原居民」，允許他們擁有耕地和建造小型樓房。新界的原居民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自稱為「本地人」或「圍頭人」的廣府系居民，所操的「本地話」或「圍頭話」屬於粵方言系統，與東莞的「本地話」(以莞城話為代表)非常接近；一類是客家人，所操的客家話與深圳沙頭角、東莞清溪及惠陽淡水一帶的客家話基本相同。新界的客家人多是清朝康熙八年(1669)遷海復界以後陸續從廣東東部等客家地區遷移而來的，至今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客家人雖然比本地人較遲入住新界，但由於規模大，人數多，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今天，新界的原居民中乃是以客家人為大宗，他們廣泛分佈在西貢、大埔、沙頭角、沙田、荃灣、離島各地，而即便是本地人相對集中的元朗、屯門等地，也有客家人入住其中。根據我們最近的調查，在新界六百多個村落中，客家村落約佔了54%。但是，由於最近幾十年來廣州話的廣泛普及，在這些客家村落中，掌握和使用客家話的客家人正越來越少。時至今天，四十歲以下的客家人已多數轉用廣州話了。

* 本文是「香港新界方言研究」的成果之一，得到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巴色會客家方言聖經的影印件是柯理思(Christine Lamarre)教授和劉鎮發博士提供的，謹此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我們深入調查過西貢荔枝莊、沙頭角麻雀嶺、沙田赤泥坪和屯門楊小坑四個客家話方言點，它們分別位於新界地區的東部、北部、中部和西部，從地域上來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據實地調查的經驗，我們認為上述四個客家話方言點的音系所反映出來的個別差異，與其說是地域上的差異，不如說是發音合作人由於年齡、文化程度和語感的不同所反映出來的個人差異。所以，就同一個年齡層次而言，我們認為新界客家話地區各個角落的口音都是基本相同的。下面以西貢荔枝莊作為新界客家話的代表，¹ 全面歸納其語音系統，並簡要分析其音韻特點。

1. 語音系統

(1) 聲母 17 個

p 布釜搬冰	p ^h 破抱扶病	^m b 馬米尾棉	f 火法荒風	v 話位滑黃
t 多低短答	t ^h 腿頭達糖	l 路梨南裂		
tʃ 祭豬捉周	tʃ ^h 徐初池出		ʃ 書衫細色	ʒ 雨油縣榮
k 家肝光腳	k ^h 旗跪牽裙	ŋ 耳巖月額	h 鞋口嫌糠	∅ 啞鴨安軛 ^{牛~}

(2) 韻母 49 個

a 馬掛	ɔ 河初	ɛ 婿洗		i 徐去	u 布字
ai 裁鞋	ɔi 袋灰		ioi k ^h ioi ⁵³ 累		ui 配桂
au 高炒		ɛu 頭口	iau 笑彪	iu 流酒	
			ia 寫惹	io 靴茄	
am 南凡		ɛm 森參人~	iam 驗嫌	im 林深	
an 炭山	ɔn 肝碗	ɛn 田藤	ion 軟	in 鱗情	
aŋ 行~走釘			iun 銀裙		un 吞滾
	ɔŋ 糖江		iaŋ 病平		
			ioŋ 糧涼		
			iuŋ 兄共		uŋ 蔥龍
ap 答法		ɛp 笠粒	iap 接協	ip 十習	
at 發達	ɔt 割脫	ɛt 裂北		it 七直	ut 骨物
ak 石笛			iak 脊錫		
	ɔk 托殼		iock 腳雀		
m 唔不	ŋ 五吳		iuk 菊肉		uk 木綠

¹ 西貢荔枝莊的發音合作人李茂先生，男，生於 1925 年，小時候曾讀過舊式學堂，文化程度較高。我們謹此向李先生深表謝忱！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一百多年來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變

(3) 聲調 6 個

調類	調值	例字
陰平	34	坐野吹鱗毛近
陽平	21	牌池流田船龍
上聲	31	果五跪酒碗滾
去聲	53	路樹怪問病共
陰入	2	鴨割郭額色目
陽入	5	十舌滑石賊毒

- 說明：① b、g 這兩個濁塞音都帶有同部位的鼻音，實際音值是^mb、^ŋg。
 ② v 有時接近 w，ʒ 有時接近 j，都不是很典型的濁擦音。
 ③ i 與 tʃ、tʃ^h、ʃ、ʒ 相拼時實際音值是ɿi，如：椅 ʒi³¹。
 ④ 陰平的實際調值是 334，陽平的實際調值是 211。
 ⑤ 例字下面加橫線的是白讀音。

2. 音韻特點

(1) 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律為送氣清音，如：婆 p^hɔ²¹、茶 tʃ^ha²¹、簿 p^hu³⁴、扶 p^hu²¹、詞 tʃ^hu²¹、跪 k^hui³¹、頭 t^heu²¹、酬 ʃ^hiu²¹、床 ʃ^hɔŋ²¹、白 p^hak⁵。

(2) 古精、莊、知、章組聲母今讀合流，如：將 tʃiɔŋ³⁴、莊 tʃɔŋ³⁴、張 tʃɔŋ³⁴、章 tʃɔŋ³⁴；徐 tʃ^hi²¹、初 tʃ^hɔ³⁴、除 tʃ^hu²¹、處 tʃ^hu⁵³（發音人李茂先生讀為舌葉音 tʃ、tʃ^h、ʃ，另據調查，還有一些中、老年人塞擦音讀 tʃ、tʃ^h，而擦音讀 s，新派則一般讀為舌尖前音 ts、ts^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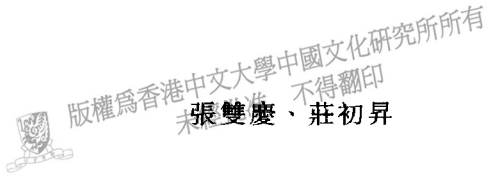
(3) 古非組的白讀層還保留「古無輕唇音」的痕跡，如：符 p^hu²¹、扶 p^hu²¹、舞 m^hbu³¹、霧 m^hbu⁵³、沸 pui⁵³、肺 p^hui⁵³、飛 pui³⁴、肥 p^hui²¹、尾 m^hbui³⁴、味 m^hbui⁵³、發 pot²、糞 pun⁵³、分 pin³⁴、網 m^hbiɔŋ³¹、望 m^hbɔŋ⁵³、伏 p^huk⁵。

(4) 泥、來母今讀逢洪音基本不分，如：怒 = 路 lu⁵³、腦 = 老 lau³¹、南 = 藍 lam²¹，但逢細音時則有別，如：女 ŋ³¹\^ŋgi³¹ ≠ 旅 li³¹、娘 ^ŋgiɔŋ²¹ ≠ 良 liɔŋ²¹、濃 ^ŋgiɔŋ²¹ ≠ 龍 luŋ²¹。

(5) 有^mb、^ŋg 兩個帶輕微同部位鼻音的濁塞音聲母，^mb 來自明母和微母，^ŋg 來自疑母、泥母和日母，如：馬 m^hba³⁴、霧 m^hbu⁵³、耳 ^ŋgi³¹、驗 ^ŋgiam⁵³、娘 ^ŋgiɔŋ²¹（有的發音人發的則是比較純粹的濁塞音 b、g）。

(6) 曉、匣母的一些字（主要是合口字）讀 f，如：火 fɔ³¹、賀 fɔ⁵³、花 fa³⁴、湖 fu²¹、畫 fa⁵³、歡 fɔŋ³⁴、荒 fɔŋ³⁴。

(7) 溪母的口語字讀 h 聲母，這是 k^h 的送氣成分凸現而丟失塞音成分的結果，如：開 hɔi³⁴、去 hi⁵³、起 hi³¹、口 heu³¹、糠 hɔŋ³⁴、肯 hen³¹、坑 haŋ³⁴、客 hak²。有少數合口字進而演變成 f 聲母，如：苦 fu³¹、褲 fu⁵³。



(8) 韻母比較完整保留 -m、-n、-ŋ、-p、-t、-k 六個中古時期的輔音韻尾，如：慘 t^ham³¹、雜 t^hap⁵、沉 t^him²¹、急 kip²、安 ɔn³⁴、八 pat²、根 kin³⁴、筆 pit²、堂 t^hɔŋ²¹、腳 kiɔk²、巷 hɔŋ⁵³、殼 hɔk²、甥 faŋ³⁴、摘 t^hfak²、銅 t^huŋ²¹、讀 t^huk⁵。曾攝字本來應該收 -ŋ\ -k 尾，今天變成收 -n\ -t 尾，如：等 ten³¹、色 fet²。

(9) 沒有撮口呼韻母，如：徐 t^hi²¹、魚 ŋ²¹、雨 ʒi³¹、全 t^hen²¹、雪 ʃet²、群 k^hiun²¹、律 lut⁵、綠 luk⁵。

(10) 止攝開口三等的精組和莊組字讀 u，如：紫 t^hʃu³¹、私 ʃu³⁴、師 ʃu³⁴、子 t^hʃu³¹、事 ʃu⁵³，與讀 ɿ 的梅縣等地的客家話不同。但是，也有少數口語常用字讀 i，如：刺 t^hʃi⁵³、死 ʃi³¹、四 ʃi⁵³。

(11) 山攝三、四等梅縣等地今讀帶有 -i- 介音的字，新界客家話丟失了 -i- 介音，讀 en/et，混入了曾開一，如：田 = 藤 t^hen²¹、前 = 層 t^hen²¹、絕 = 賊 t^het⁵、歇 = 黑 het²。

(12) 古合口一、二等韻的見系字今讀多變成開口，如：果 kɔ³¹、瓜 ka³⁴、快 k^hai⁵³、掛 ka⁵³、管 kɔn³¹、關 kan³⁴、光 kɔŋ³⁴、鑊 vɔk⁵、國 ket² \ kɔk²、橫 - 直 vaŋ²¹，讀合口的如：棍 kun⁵³、骨 kut²。

(13) 部分濁音聲母上聲字讀陰平調，這些字都是口語中的常用字。這類字如果有文、白異讀，則白讀音為陰平調，如：坐 t^hɔ³⁴、馬 m^{ba}³⁴、下底 -ha³⁴、社 ʃa³⁴、惹 ŋ^{gia}³⁴、野 ʒa³⁴ \ ʒa³¹、簿 p^hu³⁴、鹵 lu³⁴、呂 li³⁴、苧 t^hu³⁴、語 ŋ^{gi}³⁴、柱 t^hu³⁴、羽 ʒi³⁴、買 m^{bai}³⁴、弟 t^hai³⁴ \ t^hi⁵³、禮 li³⁴、被 - 子 p^hi³⁴、美 m^{bui}³⁴、你 li³⁴、理 li³⁴、以 ʒi³⁴、累積 -lui³⁴、尾 m^{bui}³⁴、咬 ŋ^{gau}³⁴、某 m^{bɛu}³⁴、敵 m^{bɛu}³⁴、母 m^{bu}³⁴、藕 ŋ^{geu}³⁴、後前 -heu³⁴ \ heu⁵³、舅 k^hiu³⁴、有 ʒiu³⁴、友 ʒiu³⁴、淡 t^ham³⁴、懶 lan³⁴、旱 hɔn³⁴、免 m^{ben}³⁴、演 ʒen³⁴、滿 m^{ban}³⁴、斷 t^hɔn³⁴、暖 lɔn³⁴、軟 ŋ^{gion}³⁴、晚 m^{ban}³⁴、近 k^hiun³⁴ \ k^hiun⁵³、笨 p^hun³⁴、丈 t^hɔŋ³⁴ \ t^hɔŋ⁵³、上 - 山 ʃɔŋ³⁴、養 ʒɔŋ³⁴、癢 ʒɔŋ³⁴、蚌 p^hɔŋ³⁴、猛 m^{ban}³⁴、動 t^huŋ³⁴ \ t^huŋ⁵³、重輕 - t^huŋ³⁴。

(14) 次濁聲母平聲字在口語中讀陰平調的如：魔 m^{bo}³⁴、毛 m^{bau}³⁴、謀 m^{ben}³⁴、鱗 lin³⁴、蚊 m^{bun}³⁴、籠 luŋ³⁴、龔 luŋ³⁴。

(15) 古入聲按照古聲母的清、濁分化為陰入和陽入兩個入聲調，調值陰入低陽入高，與多數客家話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次濁聲母入聲字讀為陰入調，如：笠 lip²、粒 lip²、抹 m^{bat}²、襪 m^{bat}²、日 ŋ^{git}²、膜 m^{bɔk}²、劈 (花草的) 刺兒 let²、脈 m^{bak}²、額 ŋ^{giat}²、木 m^{buk}²、目 m^{buk}²、六 luk²。

(16) 文、白異讀。主要有三類表現，一是表現在聲母，如 (ʃ\ 之前的是白讀，之後的是文讀)：扶 p^hu²¹ \ fu²¹、知 ti³⁴ \ tʃi³⁴、飛 pui³⁴ \ fui³⁴、肥 p^hui²¹ \ fui²¹；二是表現在韻母上，如：個 kai⁵³ \ kɔ⁵³、世 ʃe⁵³ \ ʃi⁵³、研 gan²¹ \ gen²¹；三是表現在聲調上，如：野 ʒa³⁴ \ ʒa³¹、弟 t^hai³⁴ \ t^hi⁵³、後前 -heu³⁴ \ heu⁵³、鱗 lin³⁴ \ lin²¹、近 k^hiun³⁴ \ k^hiun⁵³。

二

客家方言隨著客家移民進入新界一帶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清朝嘉慶二十五年（1820）王崇熙編纂的《新安縣誌》雖然已經注意到把客籍村莊和本籍村莊區分開來，但並沒有涉及到客家方言。真正利用近代語言科學知識對新界一帶的客家方言進行記錄和研究的始於十九世紀中葉，開創者是巴色會的傳教士。巴色會（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又稱「巴色差會」或「巴色傳道會」，是「福音教駐巴色的差會」（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t Basle）的簡稱，屬於基督教新教的信義宗，其總部位於瑞士北部的巴色城，與德國、法國交界。1846年，巴色會派遣瑞典人韓山明牧師（the Rev. Theodore Hamberg）和德國人黎力基牧師（the Rev. Rudolph Lechler）前來中國傳教，於翌年3月19日抵達香港。由於在1860年北京條約尚未簽訂之前清政府只允許基督教傳教士在五口岸傳教，一般不准他們深入到內地活動，所以，韓山明牧師被巴色會指定為專向香港一帶的客家人傳教，開始學習客家話；黎力基牧師被巴色會指定為專向潮汕人傳教，開始學習潮州話。到了1852年2月，黎力基牧師被潮州府尹驅逐出境，並被限定日後不准再到潮汕地區傳教，迫於無奈，他只好返回香港轉而向客家人傳教。所以，「自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他〔按：指黎力基〕和韓山明牧師及差會新派來的韋永福牧師經過三人會議，並已取得差會同意之後，便改換方針，開始三人合作，專向客籍民族傳道。一八五三年春，他和韋永福牧師到沙頭角工作，以後再遷入布吉李朗接替韓山明牧師的工作」。²總之，巴色會在華早期的傳教工作，實際上是以香港為基地，往北輻射到新界沙頭角、新安布吉（今屬深圳）、東莞李朗以至惠陽淡水等客家地區。

為了更加廣泛和深入地在中國各地平民百姓中傳播基督教教義，近代來華的西方基督教傳教士通常是先學會說所到之地的方言口語，再著手編寫和出版方言聖經等，供當地教徒使用。如前所述，巴色會是以香港作為基地專門向客家人傳教的基督教教會組織。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巴色會傳教士就以新界一帶的客家話作為基礎方言，編寫和出版了大量的方言聖經和少數的方言字典、方言詞彙、方言語法及方言啟蒙課本。韓山明牧師在1854年5月13日逝世前撰有客家方言字典，可惜全書未能殺青，遺稿共180頁，現在已經不容易看到了。黎力基牧師於1860年在柏林出版了羅馬字拼音本的客家話聖經《馬太傳福音書》（*Das Evangelium des Matthaeus im Volksdialekte der Hakka-Chinesen*），於1965年在香港出版了羅馬字拼音本的客家話聖經《路加傳福音書》（*Das Evangelium des Lucas im Volksdialekte der*

² 畢恩助（著）、曾榮輝（譯）：〈巴色傳道會差遣韓黎二牧來吾客族地區傳道簡史〉（1974年），載《香港崇真會立會一百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編印，1987年），頁87。

Hakka-Chinesen)。³賈立言、馮雪冰說：「《聖經》最初譯成該種方言〔按指客家方言〕的為《馬太福音》，由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於一八六零年印於柏林，供巴色教會之用。」⁴羅香林在《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一書中也指出，「黎牧師旋赴潮汕等地傳教，既屢遭阻折，乃轉而代韓山明牧師於寶安等地，發展教務，並著手以客家方言翻譯聖經，初成馬太福音，以羅馬字拼音本，於一八六零年於柏林出版。是為客方言有聖經之始」。⁵由此可見，這本羅馬字拼音本的《馬太傳福音書》乃是第一部的客家方言聖經。此後巴色會傳教士編寫的漢字本聖經，有一部分就是以黎力基的羅馬字拼音本作為底本的。漢字本的客家話聖經大概到了1883年左右才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藏的漢字本《馬可福音傳》的顯微資料，扉頁上注明是客話，光緒九年(1883)新鐫。余偉雄在《崇真會一百四十年來之工作、影響與展望》一文中指出，「最先用漢字翻譯客話聖經的，是畢安和露潤滋兩位牧師，這種漢字的客話聖經譯本，初次出版的年代，大概於一八八三年間印行，至一九零四年，漢字聖經的改訂本，也出版矣」。⁶到了1884年，漢字和羅馬字拼音對照豎排的《聖經書節擇要》也出版了，全書共四卷，扉頁上注明是光緒十年(1884)新刻，香港和盛印字館活版。從內容來看，這是從當時業已出版的客家話聖經新、舊約的各篇中精選一些語句而編寫成的一部「客家話聖經語錄」，一共有395句。

要準確地瞭解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語音系統，惟一可靠的文獻資料就是上述巴色會傳教士編寫和出版的羅馬字拼音本的聖經。當然，由黎力基牧師編寫的於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馬太傳福音書》參考價值最高。另外，1884年出版的《聖經書節擇要》是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惟一一部漢字和羅馬字拼音對照排版的客家話聖經，它對於我們的研究工作具有獨到的便利之處。關於方言聖經所使用的羅馬字拼音，鄒嘉彥、游汝傑在《漢語與華人社會》一書中指出，「Lepsius是19世紀後半葉的著名語音學家，在語音學界創製國際音標之前，Lepsius系統是權威的拼音系統，他曾出版專著用他設計的系統標記許多非印歐語，包括中國的官話和客家話。後來陸續出版的客家話羅馬字聖經都是使用這個系統的。別種方言羅馬字聖經的拼音方案也是在Lepsius系統的基礎上制定的」。⁷巴色會傳教士在標寫客家話時，

³ 這兩本羅馬字拼音本的客家話聖經都沒有出現漢字，書名使用德文和羅馬字拼音對照，卷首的體例說明使用德文，正文則一律是羅馬字拼音。

⁴ 賈立言、馮雪冰：《漢文聖經譯本小史》，載George Milligan(著)、賈立言、馮雪冰(譯)：《新約聖經流傳史》(上海：廣學會，民國二十三年〔1934〕)，〈附錄一〉，頁235。

⁵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民國五十年〔1961〕)，頁183。

⁶ 余偉雄：《崇真會一百四十年來之工作、影響與展望》，載《香港崇真會立會一百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頁67。

⁷ 鄒嘉彥、游汝傑：《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0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一百多年來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變

447

如用ts、tsh、s表示舌尖前音ts、ts^h、s，用tʃ、tʃ^h、ʃ表示舌葉音tʃ、tʃ^h、ʃ，用ŋ表示舌根鼻音ŋ，用-y-表示-i-介音等等，已經與後來的國際音標相當接近了。另外，客家方言有6個調類，分別是這樣表示的：陰平、陽平_L、上聲^ˊ、去聲^ˋ、陰入_L、陽入_L。⁸這些調類符號都一律標在羅馬字拼音的右邊，平聲、入聲標在右下方，上聲、去聲標在右上方。陰、陽分調的，如陰平與陽平，陰入與陽入，相比之下調值低的用下加一橫的辦法來區別，如陽平低陰平高，陰入低陽入高，所以陽平標為「_L」，陰入標為「_L」。總之，從最早的《馬太傳福音書》到後來的《聖經書節擇要》，客家話羅馬字聖經的整個拼寫系統都顯得非常的縝密，除了少數地方明顯屬於排版錯誤的，我們基本上看不出有甚麼破綻。

三

一八六零年羅馬字拼音本的《馬太傳福音書》和1884年漢字、羅馬字拼音對照本的《聖經書節擇要》儘管相隔二十多年，但它們就使用的符號和所反映的音系來看都差別甚微，如a元音，前者使用a，後者則使用ɑ，實際上是印刷體與手寫體的差別。下面就拿今天新界客家話的音系與《馬太傳福音書》和《聖經書節擇要》所反映的音系作比較，考察其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演變。兩書所表現出來的細微差異，有必要時在下面隨文注明。

一、客家話聖經有兩套的塞擦音、擦音聲母，精組、莊組與知組二等合流，標為ts、tsh、s，如：做tso^ˋ、千tshen_L、前tshen_L、新sin、尋tshim、爭tsa^ˊ、初tsho、衫sam、床tsho^ˋ_L、生sa^ˊ、拆tshak_L、撞tsho^ˋ；知組三等與章組合流，標為tʃ、tʃ^h、ʃ，如智tʃi^ˋ、重tʃhu^ˊ、輕~\tʃhu^ˋ、貴~、治tʃhi^ˋ、真tʃin、出tʃhut_L、串tʃhon^ˋ、順ʃun^ˋ、書ʃu、十ʃip。今天的長汀、興甯、于都、樂昌等地的客家方言還保留著精、莊、知二與知三、章有別的格局。但是，今天的新界客家話精、莊、知、章組都已經合流，老派讀舌葉音，新派讀舌尖前音。還有一些中、老年人塞擦音讀舌葉音，擦音讀舌尖前音。新界客家話精、莊、知、章組一百多年來的演變可圖示為：

精、莊、知二ts [ts]、tsh [ts^h]、s [s] \

tʃ、tʃ^h、ʃ → tʃ、tʃ^h、s → ts、ts^h、s

知三、章tʃ (tʃ) 、tʃh (tʃ^h) 、ʃ (ʃ) ———→

⁸ 《馬太傳福音書》在卷首的體例說明中分別把這六個調類稱為上平、下平、上、去、上入和入下。

上述泥母、疑母、日母今讀逢細音(或 i 以外的細音)時要經歷一個舌面化的 η 的階段,在今天的某些客家方言中還可以找到證據,如梅縣話:尿 ηiau^2 、娘 $\underline{\eta i\alpha\eta}$ 、月 ηiat_2 、業 ηiap_2 、二 ηi^2 、入 ηip_2 。

四、客家話聖經裏的止攝開口及個別遇攝的 ts 、 ts^h 、 s 聲母字(都是精、莊組的字)只標出聲母和調類,沒有標出韻母,這是為甚麼呢?這是因為這類字在那個時候讀的是 η 韻母,而羅馬字裏正好沒有 η 這個符號,因此只好付闕。為了以示區別,《馬太傳福音書》的編者對這類字的聲母作了一些改造,也就是把 ts_η 、 ts^h_η 、 s_η 這三類音節分別標為 tz 、 thz 、 sz ,如:祖 tz' 、自 thz' 、穌 sz ,很顯然, tz 、 thz 、 sz 乃是從 ts 、 ts^h 、 s 改造過來的。《聖經書節擇要》則直接標為 ts 、 tsh 、 s ,或者改造為 $t\zeta$ 、 $th\zeta$ 、 ζ ,不是很一致,如「子」,有時標為 ts' ,有時標為 $t\zeta'$;又如「慈」,有時標為 $tsh_\underline{\zeta}$,有時標為 $th\zeta_\underline{\zeta}$;再如「事」,有時標為 s' ,有時標為 ζ' 。上述這類字在今天梅縣等地的客家話中仍然讀 η 韻母,保留了早期的面貌。今天新界客家話則讀 u 韻母,詳見上文「音韻特點」第(10)條,其演變可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eta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u$ 。

五、客家話聖經中流攝開口一等、三等的韻母是有嚴格區別的,與今天梅縣等地的客家話相同,如:湊 $tsheu'$ ≠ 就 $tshyu'$ 。今天新界客家話老派的口音也有區別,開口一等有人讀為 eu ,有人讀為 eu ,都與三等 iu 有別。但是,新派的口音則開口一等混入了三等,如:樓 = 流 liu^{21} 、走 = 酒 $tsiu^{31}$ 、狗 = 九 kiu^{31} ,體現了開口一等韻的演變,其過程是: $eu \rightarrow eu \rightarrow iu$ 。據調查,在上述問題上老派與新派並沒有絕對的年齡界限,西貢荔枝莊的李茂先生(1925年生)屬於老派的口音,比他年齡稍大的沙頭角上禾坑的李滿堂先生(1921年生)則屬於新派的口音。

六、客家話聖經中流攝開口三等的章組聲母字讀 u ,如:周 $t\check{s}u$ 、獸 $t\check{s}hu'$ 、手 $\check{s}u'$ 、守 $\check{s}u'$ 、收 $\check{s}u$ 、受 $\check{s}u$ 、仇 $\check{s}u_\underline{\zeta}$,與今天梅縣等地的客家話一樣。但是,我們也同時注意到《聖經書節擇要》中「咒」字除了有 $t\check{s}u$ 的讀法,還至少有三個地方出現 $t\check{s}yu'$ 的讀法,體現這類字已經開始從 u 韻母向 iu 韻母演變了。上述各字在今天新界客家話老派的口音中還有 u 韻母的讀法,如沙頭角麻雀嶺曾九先生(1934年生)「周」讀 $t\check{f}u^{34}$,「獸」讀 $t\check{f}^hu^{53}$,「手」讀 $\check{f}u^{31}$,但已經不容易聽到了,絕大多數的發音人都讀為 iu 韻母。

七、客家話聖經中古合口見系聲母字(主要是一、二等字)讀唇化的 kw (kv)、 khw 、 w ,與今天的廣州話相同,如:寡 kwa' 、關 $kwan$ ($kvan$)、國 $kw\acute{e}t_\underline{\zeta}$ ($kv\acute{e}t_\underline{\zeta}$)、貴 $kwui'$ ($kvui'$)、歸 $kwui$ 、規 $kwui$ 、鬼 $kwui'$ 、怪 $kwai'$ 、誇 $khwa$ 、禾 $wo_\underline{\zeta}$ 、王 $wo\acute{n}_\underline{\zeta}$ 、位 wui'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有些同類的字有兩讀,以《聖經書節擇要》為例,如:快 $khwai'$ \(\underline{\zeta}khai'\)、話 wa' \(\underline{\zeta}va'\)、跪 $khwui'$ \(\underline{\zeta}khui'\)、畏 wui' \(\underline{\zeta}vui'\)、萬 wan' \(\underline{\zeta}van'、物 wut \(\underline{\zeta}vut,甚至有少數字已經沒有唇化色彩,如:虧 $khui$ 、葵 $khui_\underline{\zeta}$ 、廣 $ko\acute{n}'$ 、完 $vo\acute{n}_\underline{\zeta}$ 、往 $vo\acute{n}'$,⁹說明當時唇化聲母已經開始消失了。與多數地方的客家話一樣,今天新界的客家話已經完全沒有唇化聲母了,甚至連 $-u-$ 介音也沒有了,

詳見上文「音韻特點」第(12)條。

八、客家話聖經中還有少數字的讀音與今天新界的客家話不同，如(前者是《聖經書節擇要》的讀音，後者是西貢荔枝莊的讀音)：蝦ha_Lha³⁴陰平、阻ts'\tʃɔ³¹、助ths'\tʃ^hɔ⁵³、產san'\tʃ^han³¹、訓hyun'\fun⁵³、曠khon'\k^hɔŋ⁵³去聲、獄nyuk,\ʒuk⁵。顯然，今天的這些讀音都是廣州話的影響造成的，但這種影響是零星的而不是成系統的。

四

鄒嘉彥、游汝傑曾指出，「方言歷時比較的前提，是最好有用同一方言記錄下來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內容或項目一致的資料。方言《聖經》是很理想的資料。通過同一種方言早期《聖經》和晚期《聖經》的比較，或與現代方言的比較，可以瞭解一百年來方言的歷史演變」。¹⁰如上所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屬於歐洲基督教教會組織之一的巴色會所編寫、出版的羅馬字拼音本的客家方言聖經，準確地記錄和完整地保留了香港新界一帶客家方言的語音面貌，是我們探討一百多年來新界客家方言音系演變的惟一可靠的文獻資料。通過歷時的比較研究，我們發現在一百多年間新界客家方言的一些重要的音韻特點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變化的規律也是非常清晰的，如分別來自精、莊、知二與章、知三的兩套不同的塞擦音、擦音聲母已經合併為一套塞擦音、擦音聲母，這些演變規律對於研究客家方言史乃至於漢語語音史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最近幾十年來，由於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廣州話作為香港區域共同語的廣泛普及，新界客家方言的發展、演變空前劇烈，一方面表現為使用範圍逐漸縮小和使用人口逐漸減少，另一方面表現為方言本身在語音、詞彙、語法諸層面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們通過對新派口音與老派口音的共時差異的比較，可以進一步體察方言音系歷時演變的動態過程，也可以反過來對上述某些使用方言聖經資料進行歷史比較所得出的成果進行檢驗。

⁹ 從整個音位系統來看，w和v是同一個音位的兩個自由變體，早期以w為主，這是個摩擦很輕的略帶展唇的半元音；今天則以v為主，這是個唇齒濁擦音，摩擦也較輕。

¹⁰ 鄒嘉彥、游汝傑：《漢語與華人社會》，頁205。



A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the Hakka Dialect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d More

(A Summary)

Chang Songhing Zhuang Chusheng

Used by on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the Hakka dialects cover 54% of the six hundred villages in the area. After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a Christian missionary group from Europe with its base in Hong Kong, preached to the Hakka people. The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the Bible in the Hakka dialects using Romanization. They correctly and completely recorded the phonology of the dialects 100 years and more ago. This essay, using the Hakka dialects in Lai Chee Chong 荔枝莊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Hakka dialects, makes a diachronic comparison of the dialects, and discovers some obvious changes in their phonology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d more. For instance, two groups of occlusive fricative and fricative, namely *Jīng* 精, *Zhuāng* 莊, *Zhīèr* 知二 and *Zhāng* 章, *Zhīsān* 知三, were combined into one. These discoveries are expect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diachronic research of the Hakka dialects.

